

夕照红作品集

18

荒野梭魂

上

经典著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夕照红作品集

荒野梭魂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八年

目 录

第一章	飞来劫难	(1)
第二章	一对可怜人	(23)
第三章	行云传技	(46)
第四章	人为财死	(68)
第五章	黑心夫妻	(90)
第六章	含冤被吊	(112)
第七章	请镖救夫	(134)
第八章	小玉露黑心	(156)
第九章	技压群芳	(178)
第十章	父子巧会	(199)
第十一章	保镖走上川	(218)
第十二章	桃花娘设计	(243)
第十三章	一上关家庄	(265)

第十四章	关家庄逞威	(288)
第十五章	六盘山失算	(310)
第十六章	保镖走洛阳	(331)
第十七章	喜新厌旧	(353)
第十八章	凄凉往事	(375)
第十九章	击杀坐山虎	(397)
第二十章	大彻大悟	(419)
第二十一章	厚颜说客	(433)
第二十二章	色徒弄花	(462)
第二十三章	雪地丧命	(484)
第二十四章	再上关家庄	(506)
第二十五章	冤情显露	(527)
第二十六章	栖凤谷寻仇	(549)
第二十七章	八虎相聚	(571)
第二十八章	凤世冤家	(594)
第二十九章	龙争虎斗	(616)
第三十章	二十年沉冤	(638)

第一章 飞来劫难

火苗子在一座山坡冲天而起，有一股墨烟直冲云霄。

那堆熊熊大火在山坡那面燃烧着……

那绝不是野火，更不是烧山，那是——

金小山刚走出荒林子就看到那堆火，那堆令他大吃一惊的大火。

丢下背在肩上的一只山猪，金小山狂奔着冲向三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于是他看到他胼手胝足搭盖的“家”完了。

一开始他只是自言自语：

“小小，小小，我的小小。”

但当他快到即将烧尽的火堆旁时，却已是大叫着奔上前去，他狂喊不已的道：

“小小！九子！”

近处有一条小溪，金小山就在火堆后面抓了一只水桶，飞快的提着溪水往火堆上洒，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火熄了，那是因为两间木屋已化灰烬，而非是金小山提水扑灭的。

火堆中，金小山拖出两具尸体，那是两具一大一小且又俱已烧焦的尸体——

金小山忘了哭，只一味的搂着那具较大尸体，左手轻柔的抚着，口中不停地咕哝：

“小小，小小，这是在梦中吧，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得离谱的事。快，你快醒醒，还有我们的孩子九子，我们似是全都在做恶梦吧——”

恶梦也有醒来时。

事实永远是事实。

金小山改变不了自己的遭遇，就像一个人永远也改变不了自己命运是一样的。

于是，就在一堆浓烟也渐渐小下去的时候，金小山终于抚尸痛哭起来——

他哭声撼天动地，双臂紧搂直哆嗦，不料一声脆响中，一颗被烧得变了颜色的铜扣子跌在岩石上，那是从小小那已烧焦的指缝中掉出来的。

金小山忙拭泪拾起来细视详审——

“这不是我家的东西，这绝不是我们的——”

猛可里他又在那具小尸体上寻找，但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咬牙冷冷自语：

“被奸杀掠抢，完了一把火，可恶啊！”

“请问祖籍是何地，
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句话的来历起自明末李自成攻打中原以后，山西人往南移民，官家在洪洞县大槐树这地方办理迁徙移民手续，其典故在此。

金小山完婚以后，在家乡也只住了不到两年，就逢到大迁徙，他带着妻儿往南移，年轻夫妻只要有力气，中原地大物博，

他相信不会挨饿。

现在，金小山那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的美梦幻灭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消失了。

真的是江山永远依旧，人事瞬间全非。

金小山今年才二十三岁，却转眼间已苍老了许多。

就在山崖下，金小山埋葬了妻儿，带着满腔悲愤与一脸泪水，开始漫无目的的往北走去——

其实他是有目的的，他总得回返原籍，因为小小的父母还在，消息不幸，总得向二老说明。

一块银子也没有，因为就连小儿九子脖子上挂的一块银锁片也不翼而飞。

找到他猎的那头山猪，金小山扛在肩上，天快黑的时候他已赶到重阳镇上。

一座四四方方的土城墙，城门楼顶多三丈三，石板铺的街道上，人已不太多，金小山扛着一头野猪进城的时候，还真引起不少人上来围着。

就在一家客栈店门口，有个小二站在台阶上看，金小山把野猪往地上一放，问小二道：

“我找你们掌柜说话。”

小二点点头，笑道：

“你等等。”

根本不用等，因为小二尚未进店，一个酒糟鼻子泪眼斑斑壮汉，已从店里出来。

小二笑对金小山道：

“这就是我们掌柜。”

金小山忙抱拳，道：

“掌柜的，在下猎得一头山猪，想换些银子做盘缠，多少不计，你看着赏吧。”

那掌柜一看，笑笑，道：

“不错，是一头山猪。”回头又对一旁小二道：“取个秤来，且看看多重再说。”

不旋踵间，小二早从店里扛出一管大秤，一根棒子一根绳，小二与金小山二人合力抬起来，掌柜的亲自掌秤。

这掌柜的可真仔细，宁叫秤尾上翘，不让大秤向下的忙收起秤锤叫道：

“六十四斤重，算得是一头大山猪。”

金小山木讷的面无表情，一旁的小二却笑对掌柜道：

“山猪比家猪好吃，肥肉少瘦肉多，连肚皮肉也脆哪哪的可好吃着呢！”

掌柜的一听，怒视小二一眼，而使得小二自知失言的忙提着大秤回店里。

边捋短髭，店掌柜好一阵琢磨，才缓缓的道：

“看你人再听你说话，好像北边移过来的吧，离乡背井另闯天下，也着实的不容易，也罢，我就给你五两银子。”

金小山心里明白，如果他不是遭到毁家之灾，五两银子他绝对不卖，而眼前——

“掌柜的，我说过，你随便赏，多少我不计，五两就五两吧，今晚我还得在你店里住一宿呢。”

掌柜的一听，呵呵一笑，道：

“你请进，重阳镇上也只我这一家店能留你住。”

金小山帮着小二把山猪抬进店，闻着诱人的香喷喷的山猪肉，他也只是干咽了几口唾沫。

于是，这晚他只叫了一碗面，

这晚上客店里一共住了两个客人，除了金小山外，另一个却是个病体奄奄的老者。

老者睡在土炕一端，不时的一声“哎唷”，接着就是一阵咳嗽不断，而使得金小山睡着又醒，几次三番难成眠，加上家遭剧变，心情开始毛躁起来，但他在看了老者以后，心事沉重，心情更加难宁，因为老者不明的偏过头来望望，那深陷的双眼，干裂的大嘴，而破棉被下似在颤抖……

金小山移动身子到老者身边，道：

“老爷子，你是——”

白眼珠上翻，老者抖动一嘴白髯，道：

“既饿又病，一样也不是人受的哟。”

金小山一怔，道：

“你能不能吃得下？”

老者点点头，道：

“一碗水汤面最好不过，可是——”

金小山立刻走出房间，把店小二叫来，道：

“这老人家要碗面，你快送过来。”

小二一怔，冷冷的道：

“你付钱？”

金小山面无表情的道：

“一碗面能值几何，算在我帐上就是了。”

不料炕上老者又喘声，道：

“年轻人，你再叫他加上两个鸡蛋。”

金小山回头望，早听得小二道：

“怎么样，要不要加？”

金小山咬咬牙，道：

“只管加来。”

不旋踵间，小二已把一碗汤面送进客房内，上面还真的加放了两个快黑的卤蛋。

老者歪着身子吃，没多久，已把一碗面和两个卤蛋全吃下肚子，而一旁的金小山却愣愣地问道：

“老爷子，你可以睡了吧。”

老者擦拭着胡子，点点头道：

“我睡不着，不过我尽量不惊动你，小伙子你睡吧。”

金小山道：

“这时候我倒也睡不着了。”

一阵沉默后，老者道：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金小山。”

“那里人氏？”

“从山西洪洞过来的。”

老者咳了一声，道：

“那应该有家有眷，小伙子，你家住在那儿呀。”

金小山想哭，但他躺在炕上猛吸一口气，道：

“黄龙霸北边不远处。”

老者喘着气，半天又道：

“黄龙霸尽荒山，那地方可荒凉呢。”

金小山咬咬嘴唇，道：

“我那个家已经完了，眼下我是要往山西去的。”

老者偏过头看看金小山，道：

“敢情回老家，你家怎会完了呢！”

金小山摸着口袋，口袋里有五两银子，另外就是一个被烧得变了颜色的铜扣子，犹似身处恶梦中一般，金小山双目直愣愣的望着屋梁，道：

“一场大火烧了我的家，我的孩子妻子，也烧了我的一切，什么也全完了。”

深长的一叹，老者道：

“可怜啊！”又是一阵喘息，老者接道：“那场火是怎么起的，不小心？还是被恶人放的？”

金小山咬牙出声，道：

“烧杀抢，就不知是那个丧尽天良干下的。”

老者一惊，却又冷冷的道：

“小伙子，你该留下来找凶手呀，怎可拍屁股走人的！”

金小山抑起鼻子，道：

“龟孙王八蛋不想报仇，可是天下这么大我到那儿去寻找仇人，再说我金小山只会打猎种庄稼，万一仇人厉害，我还不是白白送死。”

老者细看金小山一眼，思忖了一阵，道：

“小伙子，你是否愿意学本领呀？”

金小山道：

“学本领？跟谁学？”

“自然是跟我老夫子学了。”

金小山一声哈哈，伸手替老者拉好棉被，道：

“老人家，睡吧，赶着明早我还得赶路呢！”

金小山心中窃笑，眼看着快要断气的人了，竟大言吹牛的想教自己学本事，一准这老头有毛病，算啦，还是早些睡觉吧！

老者喘气笑道：

“小伙子，你怎么不说话了。”

老者连问几遍，金小山只是装睡着，不多一会儿他竟真的鼾声雷动，敢情又入恶梦中了。

夜，应该是恬静的夜，只是这家客店的炕上仅有两位客人，却无法安静的睡下来。

老者不时的一阵咳嗽声，总得把金小山吵醒才会静下来，而悲痛泣血的金小山却又时时梦见娇妻林小小与儿子金九子向他扑过来。

于是这一夜金小山几乎是难以成眠。

天亮，金小山轻手轻脚的却又带着满腹辛酸，从炕上爬下来，才走两步，突听炕上老者道：

“替我叫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芝麻烧饼。”

金小山一愣，本想说，你既能吃，何不下床前面去吃，再说自己也要省吃俭用的两个馒头就上路了呢。

只是金小山话到口边又咽回去的道：

“好吧，我叫小二送过来，不过在下可要上路了，老爷子你自己多保重了。”说完也不再听老者说什么，回头就走。

金小山到了店前面，客店伙计们正忙乎呢，见金小山走过来，忙迎上前来，道：

“客官起来了，可要吃点什么？”

金小山道：

“先给后面老人家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芝麻烧饼，给我包两个馒头，完了算帐我还得赶路呢。”

伙计一怔，道：

“你吃两个馒头，老头儿反倒喝羊肉汤，合着那老头儿吃定你了，他又不是你什么人——”

金小山无奈的道：

“年纪大的人，出门在外染上病，怪可怜的——”

小二摇摇头，道：

“老头儿生病是真，身上无银也是真，但他身上可有件玩意

儿，像他前晚来的时候，掌柜的还叫我替他请大夫呢，岂知他看完病吃了药，竟说自己无银子，完全一付啃天吃地模样，气得大夫再也不来了，掌柜的要他身上那玩意儿当掉，先换些银子，反遭他一顿怒叱，昨晚遇上你，他才有顿饭吃，想不到一大早他又敲你一顿，真是的。”

金小山一笑，道：

“把吃的送去吧。”边取出一两银子来，又道：“一共多少，算完帐我得立刻上路。”

伙计把吃的端向后屋客房去，金小山坐下来撕着馒头细嚼慢咽，就等伙计回来算好帐走人呢。

不旋踵间，早见那伙计自后面走回来，口中叨叨道：

“这个老头子，他好像要吃定人了呢，叫我来告诉客官，千万要去看他一下，我看他是在打你的主意呢。”

一两银子尚未用去一半，金小山找回的四个碎银子往腰里一塞，本想上路呢，但他还是一阵犹豫后又回到后面客房中，只把个伙计看的直摇头。

老头儿可真吃的快，金小山才走进客房，老头已把空碗放下来，两个烧饼有半斤，也早已下了肚子。

伸手抹抹嘴，边又拍着床沿，老头儿笑道：

“小伙子，坐下来说话。”

金小山没有坐下来，望望老头气色，问道：

“我得上路了，老爷子有话要对我说？”

老头这才仔细的把金小山看了个够，轻点着头，道：

“虎臂蜂腰六尺高，木讷忠厚有气魄，算是一块好的材料。”

金小山听不懂，眨着一双狮目不断——

突然，老者脸色一寒，道：

“小伙子，你敢情是救人不到底，中途丢下我老头子不管的

拍屁股走人了！”

金小山一怔，道：

“老爷子，你我同是落难人，能帮你的力量，小子全使出来了，眼下我还得赶着上路呢。”

老者怒道：

“你上路我怎办，嗯？”

期期艾艾的，半晌，金小山道：

“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好心人来帮助老爷子的。”

“呸”，老头子沉声道：

“至少眼下没有人来拉我老头子一把。”边指着房外面，又接道：“他们全不能算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半个人，因为他们虚披了一张人皮，没听人说吗，人心是肉做的，他们的心全是石头做的，所以我老头子说他们只能算是半个人。”

金小山道：

“老爷子，这也难怪，人家也是将本求利呀！”

老者怒指金小山道：

“好小子，你在同情肚皮大的，反倒派我这肚皮憋的老头子了，可恶！”

金小山啼笑皆非，道：

“你老误会了，要是没有别的事，小子这就要走了。”

老者一听更怒，道：

“你走了，我老头子怎么办？”

金小山道：

“听店里伙计所说，老爷子怀了个玩意儿何不当了应急，须知命要紧哪。”

老者冷哼一声，边自怀中摸出一个布包来。

那布包是个绿色绒布包。

绒布包约一尺长。

老者不即打开来，却对一旁呆呆出神的金小山道：

“小伙子，有句话你大概没听说过吧。”

金小山凑进炕边，道：

“老爷子，你指教。”

老者托着手中绒布包，道：

“秀才饿死不卖书，壮士穷死不卖剑。”

金小山几乎笑出来，道：

“老爷子，你手上那是什么，小子看来，他既非是书，也非是剑，不知老爷子何以出言。”

老者冷笑着打开手上绒布包来——

刹时间，灰暗的客房中一片极光出现，一个铮光银芒毕露的怪东西就在老者手中闪耀不停。

金小山见老者手中之物，两端精芒闪闪而头如枪头，中间呈扁平蕴圆状，一根手环，连着一根细钢练子，绕缠在中空处，望之一如织布梭子，不由得一笑，道：

“老爷子，这是什么玩意儿？”

老者面无表情的道：

“要命的玩意儿。”

金小山一怔，道：

“安能杀人？”

老者却自言自语道：

“梭非梭却似梭，穿梭枪林刀剑中。”

沉滞中，老者望着金小山道：

“小伙子，可愿跟我老头子学习这飞梭绝技？”他不等金小山回答，当即又道：“当一个人的机遇来的时候，那也只是眨眼之间的事，一旦机遇消失，必将会终生遗憾。”

金小山稍一思忖，当即道：

“就算我想跟老爷子学这飞梭绝技，那也得等小子回老家一趟，我总得把我的不幸遭遇禀告回去以后，才能跟老爷子学武呢。”

老者一听，冷然道：

“迂腐无知，复可怜，你去吧，我不再拦你了。”边匆匆的把银梭收起来，歪身又睡下去，双目一闭，不再看金小山一眼。

金小山取出一两银子放在老者身边，道：

“这里我送给你一两银子，不敢敬意，我走了。”

不料老者未再开眼，只在金小山人快走出门的时候，却自语的道：

“牛儿不吃谷，不能强按头，无可奈何！”

走了，金小山匆匆的走出这家客店，他手里握着个大馒头，腰上带着一把砍柴刀，朝北直往大山里走去。

山高路远，他知道要赶到老家，少说也得走上六七天，而且前五天全得走山路，后几天那得过黄河往北走高原，腰缠不过数两银子，一天啃上两个馒头，应该可以走到地头上去了。

春风拂面万里无云，金小山走在山道中，难免时而垂泪，想起不久前南迁的时候，自己担子挑着东西，妻子林小小背着小儿子，一路欢笑着南来，如今却白云苍狗而镜花水月，未来的美梦成空，却又得把这令人心碎不幸消息带回老家——

一路尽在山道上走，前面正是黑松岭，金小山尚未走到半山腰，突然间一声吼叫，早从树林中冲出五个壮汉，金小山见五人来势汹汹，早拔出砍柴刀来横在胸前。

五个壮汉见金小山摆出一付撕杀模样，其中一人举刀一指金小山，道：

“往那去的?”

金小山见这人绕腮胡子青蛙嘴，酒糟鼻子大眼珠，手上光头刀闪闪光亮，露出一付吃人样，遂道：

“小子混不下去了，这是回老家去的，各位高抬贵手让让路如何!”

鬼头刀一收，那人哈哈一笑，道：

“可也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

金小山道：

“在下正是。”

不料壮汉一听，又哈哈笑道：

“说起来大家是老乡，我劝你别回去了，家里今年也歉收，何不同我们一起闯天下，有酒大家喝，有肉你我撕着吃，总比回去挨饿要好的多。”

金小山一听，这是叫他当强盗，自己可得打定主意——但尚在琢磨如何应付眼前这五个人呢，突又听得另一年轻人道：

“原本我也是回原籍的，可是我回去又出来了，老乡亲，你吃过榆树皮没有？你要是想吃那玩意，那就请走吧，我们不拦你。”

早又听虬髯大汉道：

“只怕现在连榆树皮也被人啃光了呢。”

金小山一听，当真是好一阵犹豫不决——

缓缓的走近金小山身边，那虬髯汉子拍着金小山肩头，笑道：

“我姓古，叫成文，走吧兄弟，我带你去见见我们头儿，只你这身骨架，老头儿见了一定高兴。”

金小山一怔，道：

“你们还有头儿?”